

普益書社

蔣介石最近言論



普益書社

蔣介石最近言論



新出 中國國民黨幾個根本問題

▲定價二角五分

▲三民公司出版

目次如左

- 一 我們的立場
- 二 國民黨的思想指導者
- 三 國民黨的行動指導者
- 四 國民黨的政治指導者
- 五 民衆組織與黨的作用
- 六 國民革命成功後的國民黨
- 七 國民黨的階級基礎
- 八 國民黨的基本黨員與訓練工作
- 九 一個國民黨員的分析及其工作
- 十 我們工作的步驟

(一)告廣

新出 孫中山先生墨跡大全

▲連史紙本每部八角

▲有光紙每部六角

目次如左

- 一 弁言
- 二 遺囑
- 三 黨旗墨跡
- 四 遺訓
- 五 建國大綱墨蹟
- 六 序文
- 七 手札墨蹟
- 八 文稿
- 九 對聯橫幅
- 十 題簽

三民公司印行

(二)告廣

蔣介石先生最近之言論

關於中山艦案對全黨代表演說詞

整理黨務務案的理由

軍校紀念日演說詞

國民革命軍誓師典禮時演說

就職北伐誓師典禮大會演說詞

就職總司令後之表示

出發北伐時在黃埔軍校歡送會訓詞

對宣傳隊及政治工作人員訓詞

赴長沙市民歡迎大會演說詞

蔣介石先生最近之言論

蔣介石先生最近之言論

關於中山艦案對全體黨代表演說詞

——十五年五月——

本校自開辦以來，凡我所有的行動言論，這兩年中間，各位同志，一定是很明白的。不必再要我贅述。尤其是我平時對於共產黨同志，不分界限，不挾偏見的態度；不要我自己講，各位亦一定是很清楚的。凡做黨代表及政治工作的同志學生，無論他是否共產分子，我看他們，差不多平素是最親愛的，最有希望的同志；這樣親愛的同志學生，現在這回使得他們完全退出來，這種情形，大家很容易明白，還是我校長有意或喜歡想做出這件事情，還是從中有不得已的緣故，而發生這種錯誤呢？這內容當時種種複雜離奇的地方，我要講也不能講。爲什麼呢？這事情差不多是同法國大革命經過的一段情形一個樣子的；政治內容的情形複雜，是口舌所不能形容的。你們只看法國大革命史，就可以曉得這回事情。這事情中間，自然有許多人想離間我們，挑撥我們，造出各

種謠言來，固然有許多間接的因果；但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出來，我們團體不能穩固，弄出三月二十日那天的事情來。然而僅僅外面造出來的空氣，就能做成功這樣的圈套，這是不相信的！如果我們團體是強固的，無論外面怎樣挑撥，終是挑撥不起來的；只因爲我們內部團結的精神，遠不如前使得外人有挑撥離間的機會，所以有前月二十日這事實出來。當時經過的情形，我略同大家講明一二點；不過政治的內容，革命經過的事實，或是將來歷史上拿我給各同志的信，及我和幾個同志時常所說的話，可以證明這回事實。但是這是要等我死了之後，才可以完全發表，因爲這種內容太離奇太複雜了，萬萬所想不到的事情，都在這革命史上表現出來；如果我不是當着這件事的人，我亦不相信會有這件事情。我是曉得各位同志在本校出身這樣親愛的同志，一定想不到我校長受着這樣子的苦痛。我只舉其中很輕淡的一件事情來說：當三月二十日事情未出以前，就有一派人想誣陷我，并且想拆散本校，就造出一種空氣，說校長是不革命的。這不革命的話，分明就是說反革命的話一樣的；拿不革命的話來加我反革命的罪惡，你想可痛不可痛呢！從前法國大革命的時候，要推倒一個領袖，誣害一個領袖，沒有事實可證，就拿一句不自

由不平等的話來加他領袖的罪惡，利用一般失却理性的羣衆來推翻他的領袖。現在這回幾乎亦拿反革命的話來加我的罪名，使得我不能革命，簡直說不許我革命；這種情形，各位那裏曉得，但這不過是局部的一二個人的陰謀，我相信我的學生，無論那一個，一定不會講我是反革命的，一定不會講我是不革命的，所以我相信各位一定不會有這樣的事實。既然是少數的陰謀，不是各位的事，爲什麼要各位都退出來呢？因爲當時實實在在有人對各軍官長說是共產分子在第一軍內，雖然是不多，但是這些分子，一個可以當十個用的，并且是有團結的，可以隨時制服其他一切的；還有人在演講之中，說是「土耳其革命完成之後，才殺共產黨，難道中國革命沒有成功，就要殺共產黨麼！」這些話統統引起一般軍官恐怖與自衛的心思，所以對於黨代表全部的不安和懷疑了。所以他們軍官有要求共產分子全部退出的事實，並且由他自衛心而起監視的舉動。你們相信本校出身的學生，會不會殺共產黨呢？我對於我的學生，旁的話不敢說；但是一般學生，都知道革命分子是要團結的，如果殺共產黨，無異於他自殺，這一點理性是統統都能了解的，爲何要說這些話來引起惡感，激動風潮，使得大家不安呢？這樣經過的情形，你們知道不知道呢？

不過前月二十日的事情如果不設法改正，我以為無論什麼時候，無論如何，一定有一天會發現的；如果當時我校長不在的時候，當天的情形，一定是更加劇烈，也未可知的。但這是革命過程中一定不能免的，我們團體雖然因此留了一個裂痕，精神上固然是很大的損失，乃是一件很可悲的事；不過我們今天還能夠同在學校裏相聚一堂，能夠講明白當時大概情形，我以為這並不是禍，可以說是因禍得福，將來可以更加團結，免除矛盾，我以為這是革命中一定經過的階級，到這階級經過了，才能真正的團結起來。我因為全部經過的事情，決不能統統講出來，且不忍講的。現在我再把一件事來證明外面的謠言，不是憑空而來的：我自汕頭回到廣州以後，就有一種倒蔣運動，無論本軍裏，或本校裏，都造出一種不良空氣，使得軍隊裏的官長來反叛，並且拿利祿來引誘我們的官長；我只拿一件很小的事來證明，請大家判斷這件事對不對；現在廣東統統有六軍，廣西有兩軍，廣東是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各軍，照次序排下去，廣西自然是第七、八軍了。但是第七軍的名稱，偏偏擱起來，留在後面不發表，暗示我的部下，先要他離了叛我，推倒了我，然後拿第二師和第二十師編成第七軍。即以第七軍軍長來報酬我部下反叛的代價，這不是可掩飾的事實。不

然爲什麼要留第七軍在後面做什麼呢？我當時看到這種情形，我就發生一種感想，是什麼呢？以爲已經有人不願意我了，如爲我個人安樂計，那是我求之不得，因爲這十幾年來，無論那一個同志，尤其是總理，總不許我離開他左右，不許休息一個時期；而現在竟有人不滿意我，並且要推倒我，那不是我一個求安樂很好的機會？但是我是來革命的，我是要擔負革命責任的，如果有人爲個人權利之見，想來推倒我，或不滿意我，那是我可以退讓的，決不肯戀棧一刻的。若是爲此不許我革命，並且附加我罪名，使得我此生不能革命，而且要污蔑我一生革命的歷史，這就不行了。若不然，倘推倒了我之後，就要動搖本黨基礎，使得三民主義不能實行，使得全軍全校同志，失去了重心，沒有人來領導，弄得我們總理辛苦艱難締造的這個團體，四分五裂，不可收拾，使得全部同志學生們，因爲我一個人放棄責任，而不能完成其革命的使命，使得我學生失去了中心，無法團結；弄得軍校出身同志們，任人來污辱唾棄支配一切，而本黨革命光榮的歷史，竟爲我一人灰心而來敗壞，這更不行了！這樣怎麼對得起總理和各位同志。我敢大膽的說一句話，如果我放棄責任因灰心而去了之後，我以爲不單是三民主義要受一個很大的挫折，就是共產主義在廣東

還是不能立足，所以有人在軍事委員會要留這第七軍在後面不發表，使得我部下有攜貳之心，並且拿我的部下來做攻擊我的工具，這種威逼利誘，破壞革命軍紀律，喪失革命軍精神，不由下面犯着而反從上層做起；這樣情形，凡是愛本校的學生同志，那裏會想得到呢？怎能使我不痛心！至於在學校裏面，政治主任教官高語罕，每次演講，有形無形之間，詆毀本校不革命的言論是公開的，大家知道，不必我說了！總之他的用心，先暗示一班同志，對我失了信仰，並且還有彰明較著說我們團體裏有一個段祺瑞，要打倒北方段祺瑞，就先要打倒這裏的段祺瑞。各位同志想一想，這些話是指那一個？如果我有段祺瑞那樣軍閥的行動，只要各位同志指摘出一點來，不要等待各位來打倒，而我必定可以自殺把你們看的！倘若他真正是一個同志，看見我有軍閥行動，他應該先拿同志資格來規戒責罰我的；等到我不聽他的規戒，這時候他拿事實指摘出來，宣布我的罪狀，也不晚啦！他若是沒有旁的用意，何必胡說這些詆毀中傷的話？這都是事實，無論何人，不能瞞過的！總之，事實是不能埋沒的，如果我校長真正做了反革命叛逆的時候，社會上一定有一事實能證明出來，來制裁我的。否則，無論旁人怎樣詆毀造謠，自然有我革命歷史和人格可以證明，決

不能爲他來動搖我的革命事業。所以我不管他。不過除此之外，有很多說不出的痛苦，還是不能任意的說明，要請各位原諒。從前我的革命歷史，各位或是沒有目見，不過自前年開辦本校，到現在爲止，這二年以來，大家都所目見的，我可以講我自革命以來，對於本黨，對於政府，對於同志，沒有一起事情是越出軌道以外的，沒有一件事情不守紀律的。不但是我自己勉勵要做一個模範黨員和模範軍人，就對於各位同志，亦時時以模範黨員模範軍人相勗勉的。難道願意拿這種寶貴的革命歷史來拋棄，而到現在反來背一個不革命的名麼？老實說，只要對於本黨和政府有利益的，那麼對於我個人，無論什麼，都可以犧牲的，如果推倒了我，於本黨於政府於革命於本校於主義皆有利益，而無損害，那我就即刻可以辭退，亦不必要等他們來推倒的。如果我革命存有一絲一毫個人權利祿位之心，無論那一個同志學生，不但是可以來推倒我，而且可以來搶斃我的，革命是萬萬不能留感情的，還有北伐問題，我以爲廣東已經統一了，如果不能北伐，那不僅對不起總理，還對不起我們已死的同志！我們辦這學校是爲什麼？不是統一廣東就算的，乃是要北伐！就是要統一中國，要參加世界革命的。萬不料我提出北伐問題，竟至根本推翻；弄得軍事政治，

差不多都立在被動的地位，沒有自動的餘地。這樣革命，還算是革命嗎？難道革命是保守廣東就算了嗎？這種話在經過事實當中，雖說是不重要的話，但亦只可對於各位同志說，不能向外人明言的，因為經過情形太複雜，今天還有我不忍說的話，這只有我個人知道；不過將來革命歷史中間，一定能够了解明白。我所受悲慘痛苦的情形，這三月以來要是沒有堅忍的精神，沒有一點忍耐心，那麼校長今天不僅是不能在本校裏同各位講話，或者校長早已死了也不曉得的。因為經過這些悲慘的情形，不是使人灰心放棄他的責負，就可以使他憤激而自殺的。至於二年以來我對於共產同志親愛的精神，是不言而喻的。就是我对共產主義，不但不反對，並且很贊成的；對於黨代表制度，我不僅是贊成，並且是我自己所首倡的。爲什麼要拿我自己所首倡的制度，要由我自己手裏來摧殘？並且使得自己親愛的同志學生，手創的軍隊，願意拿來破裂呢？我想各位不待我說而能了解其中曲折的。還有一般人沒有話可以詆毀，甚至說校長發了神經病了。這沒有什麼，做革命黨的人，在常人看起來，以爲這種革命暴動的舉動，不是發神經病，就是一個傻子，所以從前遇着總理有激烈的主張，幾乎沒有一個不說總理不是發瘋，不是發神經病的。所以這種革

命的神經病和瘋子，是應該要做的，各位經過這一回的事情，我以為不僅是對於我們團體沒有一點損失，對於們我的精神，亦沒有一點分離，我以為經過這回事以後，可以使我們團體更加團結起來，這是一定的。比方各位自己做了校長，為校長設身處地想一想，那裏樂意拆散自家團體，拆散自家最親愛的學生，所以無論校長的行動主張怎樣，總是使我們團體，我們政府，我們主義，有利益能發展。如果對於本黨沒有利益的時候，無論什麼東西可以犧牲的，不僅是名譽，就是犧牲生命，也所不惜。我以為只要革命於主義有利益，其餘的事顧不得這許多了。否則，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了。

以後我們要改正的事情同各位講一講：

第一，凡是一個團體裏面，有兩個主義，這個團體，一定不會成功的，而且一定發生衝突的；這個衝突，無論大些小些，總是不能避免的。尤其是一個團體裏，有兩個中心，有兩個領袖，這個團體不但不能堅固而且一定要分裂的。現在國民黨裏面，幾乎有兩個主義，這種現象，一定是自相矛盾的，會發生衝突的。大家曉得國民黨是以三民主義來做基礎的，共產分子加入國民黨，認定現

在中國革命的需要，是三民主義，這是無論那一個革命黨員皆能從客觀而認識的；所以共產分子，儘管信仰共產主義，而他的環境的需要，一定是三民主義。所以一定做三民主義工作才行，要是不能這樣，拿國民黨二民主義來做招牌，暗地裏來做共產主義的工作，這樣子不僅是破壞三民主義，而且是叛反他的共產主義一樣的，把他加入國民黨的本意完全消失掉了。譬如我是贊成共產主義的一個人，但是現在這時候，革命的需要，一定是要實行三民主義。既認定這時候有實行三民主義的必要，我們大家就要做三民主義工作，這一點要避免以後的衝突，要堅固以後的團體，是一定要做到的！

第二件，國民黨的領袖，只有總理一個人，不能認有二個領袖；如果信奉兩個領袖，那一定是有了一個信仰是假的，或是兩個信仰都不真的了。不要說我對於總理跟隨了許多年，受了許多教訓，不能動搖信仰；凡是一個國民黨黨員，看見總理照相，東歪西倒，毫不敬重，而且污蔑總理人格，抹煞總理歷史；這樣情形，使得一般黨員見了，那有不起反感的道理！他將不能污蔑的，硬要去污蔑；不能抹煞的，硬要去抹煞；這樣對於總理的人格歷史，毫無損失，而且徒然引起一般黨員對

共產分子的惡感和懷恨，這無異他反對共產主義一樣！我見到史達林批評託爾史基主義的論文，實在不能不使我同抱悲憤。所以一個團體，只可信奉一個領袖，才能發生效力，才不會落空。我認爲實行三民主義，就是實行共產主義；如果他想污蔑總理，那就是他污蔑馬克斯列甯一樣的。并且無意之間，做了一個反馬克斯主義者。如果他能尊重總理，就是他能尊重馬克斯與列甯。我是總理的信徒，但是我對於馬克斯和列甯的敬仰之心，或是比共產分子還要實在，這是出於自然之心，不能絲毫勉強的。這是我現在所感覺要改正的地方。以後我們要團結這個團體，要他真正能够發生效力，完成我們革命責任的時候，這二件事情，一定要做倒的！不然，無論怎麼樣講法，只有一天分離一天，絕對不能團結起來的。

今天所講的話，不過講些經過的大略。看見各位共聚一堂，拿我平時所不忍講不願講的話，不知不覺地發洩出來了。總之，三月二十日的事情，完全要由我一個人來負責的；如果說我欠缺手續，這是我承認的，但是我的本意，是要糾正矛盾，整頓紀律，鞏固本黨，不得不如此的。我以爲這件事，不僅對於三民主義的本黨觀點上着想，是應該如此；就是在共產主義的立足點上來說，也

不得不然！我以為現在中國革命情形，有利於三民主義的，亦必有利於共產主義。所以我們不但
是於三民主義無益的事不能做，就是於共產主義無益的事，亦決不能做的。所以我說反共產主
義，就是反三民主義的口號。并且說不忠實於三民主義，就是不忠實於共產主義，污蔑三民主義，
無異是他自己反對共產主義。今天各位聽我講了之後，還有什麼疑問，還有什麼意見，請大家可
以儘量發表！

席間答陳同志問李之龍看管的情形

李之龍的事情，你不問我，我就忘掉說了。現在我就講下去，當三月二十日前二天，即三月十
八那一天夜晚，無緣無故開兩艘兵艦到黃埔來，一艘是中山艦，另外還有一艦是寶璧艦，這兩艦
是在廣東最大的艦；當時我並不曉得他是已經開到黃埔來了，到了第二天（即十九日）有一同
志問我，起頭見面時就問我（他的名字不能宣佈）「今天你黃埔去不去？」我說：「今天我要回
去的」後來離別了他之後，到了九點至十點鐘模樣，那同志又打電話來問我黃埔什麼時候去，
如此一連打了三次電話來問我什麼時候去。當他打第二次的電話，我還不覺得什麼，直到第三